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三九・子部・類書類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卷四十一至卷一百八）〔明〕劉仲達輯

劉氏鴻書二

〔明〕劉仲達輯

據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明萬曆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一五毫米寬二九四毫米

第四十一卷

人事部

獄

聞哭

梗陽獄

梁疑獄

羅織黨

羅織經

宛溪橋

賞

三行賞

流醪

善賞

一代英雄

廳頭甲

賞功二害

疏論七臣

題扇

舊內

首級

張元

鴻書

卷四十一目錄

用

堯官舜友

學於務成

禹湯武

土功

負鼎

周公攝位

卒見太公

六賊七害

再增二十四員

與賢者處

謀野

爲仲父

齊桓晉文

寧戚

介子推

宓不齊

充一藥石

有膽氣

薦

以死薦

薦仇

腹毳

朝車迎

斬壯士

舉仇

薦歐陽

薦李及

秀才子

擢第一

報聖恩

選僧子

豪傑士

德報

絕纓

梁亭瓜

有私

盜侍兒者

求弼報德

蜀道難

讐報

九世

羊羹

聶政

眉間尺

蘆中人

覆楚復楚

嘗膽

豫讓

三遺矢

鴻書

卷四十二目錄

餘瀝

張良

段孝直

李生

屍激

忤高力士

張孝子

挑人

三舍

閨房事

天上人

阿合馬

詔削晚脫

王忬

一日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事部三

獄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歿而懼已歿而哀今哭夫已歿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韓滉在潤州事同 論衡

鴻書

卷四十一

一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左傳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伴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

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史記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傍帝遂問之太子答凡夫繼母如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

鴻書

卷四十一

二

人事

逆論從之 漢紀郭霸與來俊臣為羅織之黨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乃拷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遽歸命家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刎而歿是日閭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徵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侍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歿即好事也則天默然 世說新語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巨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刑枷十具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與

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見冤鬼飛越罕不自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驪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既以族人爲功乃奏請一問卽承同首側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少階級憑尚書掌勘執案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此業任其司負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遺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折被頭帛書之敘冤匿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多也使人視之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表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遂獲免

大唐新語

袁旭字廷輔樂安人初爲江津令正統初以輔臣薦擢任寧國府知府郡故繁劇旭應之裕如次舍多仍元舊歲久日敝旭並一新之治署學宮祠宇梁道壯麗甲於諸郡宛溪二橋尤百世利賴旭善撫綏雖薦興大役民不告擾壬戌詔舉守令治狀卓異者行宴賚凡十人旭與焉尋以涇人程御史誣致口語與督橋工醫官苟存善併逮繫獄煖旭去郡時行橐蕭然其在獄中詩云報國有心懸白日蓋棺無面見黃泉至今鄉父老稱賢守必曰袁公袁公語當時事猶泫然冤之云

宣州志

賞

晉文公出亡時陶叔狐從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舅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二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勉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浼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藩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成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

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
士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
公其靈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晉史

越王勾踐伐吳有獻醇醪王命注之上流令士卒下流
飲之如酒佳美伐吳之師力戰百倍吳越春秋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
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
計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是
以先之仲尼曰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禮善賞
矣晏子春秋

鴻書

卷四十一

五

人事

劉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唯王謐
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擣捕不
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憾逵而德
謐後謐爲公達亡族云史補

梁葛侍中周鎮死之日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娶有神彩
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
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
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
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
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計憶公所處分

鴻書

卷四十一

六

人事

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撿撿王堂閒話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
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
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
給緡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
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
子孫之遠圖卿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
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
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唐書

趙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氍毹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綱目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略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

鴻書

卷四十一

七

人事

之際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賧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恃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暗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

揣摩押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鈞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業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灼艾集

宋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敬宗親題所御扇焉

堯山堂外紀

鴻書

卷四十一

八

人事

王時所居宿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也內侍曰此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從南京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反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待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妝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皇明通紀

首級案秦法以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

綱目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營累舉不第落鬼不得志負氣

儻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其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擲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文豹聞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於韓范一等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游士挑撻不純盡行放逐頗聞鴻書卷四十一 九 人三

用

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舜為樂正垂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馭禽說苑 舜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牙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也國策 舜學於務成昭昭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

足失也遠古記

禹得皋陶伯益杜子業得既子黜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而天下治外史 湯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東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 武王五佐太公周召畢毛也一曰太公望周公召公畢公高蘇氏忿生呂氏春秋 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脰者使之跼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繩準僂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劉子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為

鴻書

卷四十一

十

人三

相果成王道獨異志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說苑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舜占得皇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公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

曰何爲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緝調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卑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平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歛焉文王曰立歛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

火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

立爲師

參同契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去何取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官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傳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言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

臣不忘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
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
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
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
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
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
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
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
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三

入三

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夙
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
於危亡

孫子

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
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搬
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俟金銀數足方可
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
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
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
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

有窖藏金銀乞搜取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
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
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
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
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宋紀本末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
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
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主不肖世
亂則賢者在下

周禮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鴻書

卷四十一

十四

入三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諶乘以
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周禮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
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
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
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
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
霸矣

管子

管仲傳公子糾鮑叔傳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
子糾奔魯小白奔齊齊人誅無知迎子糾於魯子糾與

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鈞小白佯然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子糾歿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立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重耳出亡于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耶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

鴻書

卷四十一

五

人事

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者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于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翁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國語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忌其大美此世所

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
介子推年十五爲荆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貴育以治其國有不濟乎
說苑按此介子推與晉文公不言祿者又是一人

宓不齊字子賤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端居鼓琴不下堂而治

元行冲謂狄梁公曰下之事上譬如富家儲積脯腊腍臠以供資饕參朮芝桂以防疾疫今門下充爲旨味者

鴻書

卷四十一

十六

人事

多矣願以小人充一藥石可乎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王局

宋乾德間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責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續口

薦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納以頭擊車爛腦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感乃用百里奚爲相

史記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耶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晉史

晉平公遊於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

鴻書

卷四十一

七

人事

千里所恃者大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大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說苑

管仲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鄒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燿火爨以犧豭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呂氏春秋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爲

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悅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如何耳又滕公先薦韓信後薦季布可謂一時人倫之鑒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世未嘗不兩賢之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

杜居業詩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

鴻書

卷四十一

大

人事

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無補於唐而譚者至今以爲謫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譚者詢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宋書

宋曹穆公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挾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

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宋記

宋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齋

鴻書

卷四十一

九

人事

慮策讀一遍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劇實錄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開慶間嘗充讀卷官至第七卷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鎮石臣敢以得士賀遂擢第一乃文天祥也尋轉給事中忤旨遂挂冠歸

文山集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齡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歿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爲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上寫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九朝野記

鴻書

卷四十一

十

人事

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僉子邪若選僉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爲治知體如此

元史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爲苻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賂賈王作復唐祚檄武后覽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花詩朝廷不能收拾之遂聚爲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

清夜制

德報

莊王昭王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罰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人事

子何故出死力如是對曰臣蔣雄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楚史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勛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窺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搗梁亭之瓜皆有灰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構怨之道也人

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夜竊爲楚亭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謀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費詡書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人事

漢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盜盎愛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趨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遇一驛騎